

《唐书释音》

与宋代江西方音研究

唐書釋音卷第一

宋將仕郎前權書學博士董衝進

唐書卷附：（宋）董衝 本紀第一

呂勝男
朱凌玲
著

鳳凰出版社

鬲古老切 晒補永切 煬餘亮切 毋端上音无 突厥下九勿切 夏曰
周曰徐從漢切 煬餘亮切 毋端上音无 突厥下九勿切 夏曰
魏曰突厥下 《唐書釋音》 孫蕪困切 綦渠之切 洮土刀切 會
自秋切 虎賁下通昆切 檄尺書也 燉煌上徒渾切 胡掾
長也 尉博抱切 堡障小城切 屈突上區勿切 鄆侯古切 縣名 郿
官屬切 堡障小城切 屈突上區勿切 鄆侯古切 縣名 郿
旻悲切 盤屋上張流下 陟栗切 縣名在 向式亮切 郿古櫛切
縣名 盤屋上張流下 陟栗切 縣名在 向式亮切 郿古櫛切
邽縣 籙魚呂切 侑于救切 銑蕪典切 葆博抱切 鼓吹下尺切 璿神玉切

《唐书释音》

与宋代江西方音研究

吕胜男
朱凌玲
著

附：（宋）董衝

凤凰出版社

《唐书释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书释音》与宋代江西方音研究 / 吕胜男, 朱凌玲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21.3

ISBN 978-7-5506-3434-3

I. ①唐… II. ①吕… ②朱… III. ①《新唐书》—音韵学—研究 IV. ①H113②K24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81712号

- 书 名 《唐书释音》与宋代江西方音研究
著 者 吕胜男 朱凌玲
责任编辑 王 剑
装帧设计 徐 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 210038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68千字
版 次 202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3434-3
定 价 14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68037411)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唐书释音》简介	001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现状	00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009
第二章 《唐书释音》音切声母系统	014
第一节 唇音声母	017
第二节 舌音声母	033
第三节 牙音声母	044
第四节 齿音声母	049
第五节 喉音声母	066
第六节 半舌音和半齿音声母	074
第七节 《唐书释音》反切系统所反映的声母系统	076
第三章 《唐书释音》音切韵部及声调系统	078
第一节 《唐书释音》音切韵部系统分析	078
一、通摄	079
二、江摄	087
三、止摄	087
四、遇摄	097
五、蟹摄	101
六、臻摄	111

七、山摄	121
八、效摄	139
九、果摄	143
十、假摄	146
十一、宕摄	148
十二、梗摄	153
十三、曾摄	165
十四、流摄	170
十五、深摄	174
十六、咸摄	175
第二节 《唐书释音》音切的韵部系统及语音特征	187
第三节 《唐书释音》音切声调系统分析	190
 第四章 《唐书释音》特殊音注与宋代江西方音	199
第一节 反映声母特征的特殊音注	199
第二节 反映韵母特征的特殊音注	229
第三节 反映声调特征的特殊音注	246
 结 语	250
 参考文献	252
 附录 1 《唐书释音》同音字表	264
 附录 2 《钦定唐书释音》(乾隆四年校刊本)	〇〇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唐书释音》简介

一、《唐书释音》成书

《唐书释音》，二十五卷，宋人董冲撰，成书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

《唐书释音》卷首董冲自序有“皇帝诏儒臣修《唐书》……故诸史中惟《新唐书》能究其终始者尤鲜。臣每读《晋史》见何超纂音义，窃尝慕焉。于是历考声韵，以为之音，使学者从容而无疑”。可知，董氏所注为《新唐书》。

据史料记载，宋仁宗时（1023—1063），诏大臣宋绶讲授唐史，仁宗认为《旧唐书》修撰不好，决定重修。庆历四年（1044）贾昌朝倡议，五年五月正式开局修撰，嘉祐五年（1060）编撰完成，前后历时约17年。

《新唐书》的资料来源，除以《旧唐书》为底本外，搜取题材十分广泛。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数据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新唐书》刊行以后，影响很大。董氏自序指出：“皇帝诏儒臣修

《唐书》，其事广于前，其文粹于旧，学者愿观焉。”但“或字奇而莫能辨，则怅然而中止者有矣。”因此，董冲为方便学者阅读《新唐书》，为该书做了比较详细的音注，附于《新唐书》之后，是为《唐书释音》。

二、《唐书释音》版本及体例

1. 《唐书释音》的版本情况

《唐书释音》今所见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新唐书》元刻明修本(《释音》附于其后)
- (2) 明刻二十一史本 2 种
- (3) 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
- (4) 清乾隆摘藻堂四库全书本
- (5) 清同治岭南陈氏蒔古堂仿刊殿本
- (6) 清光绪同文书局影印武英殿本
- (7) 清光绪竹简斋影印武英殿本
- (8) 清光绪埃实斋石印本
- (9) 清光绪图书集成局排印二十四史本
- (10) 清光绪史学斋石印二十四史本
- (11) 涵芬楼影印武英殿本
- (12) 商务印书馆影印武英殿本
- (13) 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
- (14) 开明书店影印武英殿本
- (15) 《旧唐书》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

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中，新、旧《唐书》之后所附《唐书释音》完全相同，所注者皆为《新唐书》。对于众多版本，校勘是必需的。各个版本中的脱衍讹误等都会影响到《唐书释音》的音切研究，有的还涉及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内容。经过校勘比对，发现各版本的差别不大，不同仅限于形近讹误，并无其他。

我们在对《唐书释音》进行研究时，主要工作底本采用了中华书

局排印四部备要本,常用参校本为清乾隆摘藻堂四库全书本、元大德刻明成化弘治递修本、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等三个版本,对其音注进行逐一校勘,以确定可靠的研究材料。其他的一些版本,我们是从相关记载中得知,故在此收录。但因其存世极少或存在阅读权限,以及受到工作时间限制等缘由而未能收集。在后续研究中,我们会陆续对其他版本的收集对校工作进行完善。

2. 董氏《唐书》注音体例

董氏对《新唐书》作注主要注其音,个别字在释音时兼及其义。其主旨即为《唐书》释音,与书名相符。以今所见,诸本《唐书释音》皆附于《新唐书》《旧唐书》之后,今亦有单行本。

《唐书释音》按《唐书》篇章依次注音,注音对象多为单字,只在以下三种情况出现复音词:一是注单字音,兼释所在复音词义;二是为复音词中的每个单字注音;三是被注字属多音多义词,列复音词以别词义。

《唐书释音》共有 11 927 条注,完全重复的有 7 154 条,去掉重复,有效注释为 4 773 条。在 4 773 条注释中,以注音为主,但亦有纯释义的,共计 14 条,其余均为注音,共计有效音注 4 759 条。这 4 759 条音注,注音方式以反切为主,其次为直音,偶见四声别义。其中,反切 4 657 条,直音 96 条,四声别义 3 条,另有 3 条注“如字”。

董氏音释主要用于注音,但亦有 4 条例外,其中 2 条以注音明假借,2 条以注音校正《新唐书》中的讹字。

三、关于《唐书释音》作者署名异说

关于《唐书释音》作者姓名,目前还有争议,有名董冲(衝)者,有名董衡者。

1. 董冲(衝)说

将《唐书释音》作者称为董冲(衝)的有:宋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宋史照《资治通鉴释文》、元脱脱《辽史》、明张自烈《正字

通》、清顾炎武《音学五书》等。

2. 董衡说

将《唐书释音》作者称为董衡的有：宋王应麟《玉海》、宋王观国《学林》、元脱脱《宋史》、明柯维基《宋史新编》、清桂馥《札朴》等。

3. 模棱两可说

模棱两可说是指同一人所著同一部书中，对《唐书释音》的作者既有称董冲的，又有称董衡的。如：宋朱熹《通鉴纲目》、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清方以智《通雅》、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等。

此外，同一人在不同著作中对《唐书释音》作者也有模棱两可的称谓，如元脱脱在《辽史》中称《唐书释音》作者为董冲（衡），在《宋史》中却称《唐书释音》作者为董衡；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称《唐书释音》作者为董冲（衡），在《肇域志》中却称《唐书释音》作者为董衡；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作者笔误，要么是转引他人资料，以讹传讹，也有可能是《唐书释音》的后世刻本有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唐书释音》的本子是元刻明修本，这是现存《唐书释音》最早的本子，其序文前面有如下题首“将仕郎前权书学博士臣董冲（衡） 上进嘉祐中仁宗”，序末题有“崇宁五年十一月臣冲谨序”。

清莫友芝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对《唐书释音》亦有记载。该书系莫友芝对平生所见的多种宋元精刊本或抄本、手稿所作的记录。莫氏对所见宋本《唐书》及元刻本释音进行了记载，其记录的《新唐书释音序》与明修本无异，作者署名均为“董冲（衡）”。

因此，我们认为《唐书释音》作者姓名当为董冲（衡），“董衡”当为“董冲（衡）”字形讹误。

至于董冲生平，除了根据其自序得知他是宋徽宗崇宁时的书学博士，就只有王观国《学林》中的一条记载：“《新唐书释音》，饶州老儒董衡所进。”由此可知，董氏当为北宋饶州人。饶州宋代为江西属地，含“都阳县（今鄱阳市）、余干县（今余干县）、浮梁县（今浮梁县）、乐平县

(今乐平市)、德兴县(今德兴市)、安仁县(今余江县)”等县市。^①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现状

一、《唐书释音》的研究价值

《唐书释音》产生于北宋时期,其音注必然对宋代的实际语音现象有所体现。两宋时期是汉语语音由中古音系演变为元明早期官话的过渡阶段,汉语语音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如唇音分化、浊音清化、知照合流、韵母的分化合流、入声韵的合并、声调系统的重大调整等,大多在两宋时期产生、发展或完成。因此,作为汉语语音由中古音系向近代语音系统转变的过渡阶段,对宋代语音进行研究,往前有助于对中古音系的进一步了解和构拟,向后有助于理清中古音系向近代汉语音系转型中的发展脉络。两宋语音史是汉语语音史和方言史研究不可或缺一环,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宋代语音史的断代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然而宋代语音的研究,尽管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所利用的材料大多为韵书、韵图、宋人叶音以及宋代诗词用韵等,对于另一种重要的历史语音资料——宋人释音的系统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仍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善,其语音史研究价值还值得进一步的挖掘。

与宋代韵书、韵图一样,宋人音释同样是研究宋代语音的重要材料。与其他反映实际语音的资料如诗词用韵等语料相比,音释材料有其特有的价值:

^① 见《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刘锡涛,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1. 全面反映汉字的语音特点

音释材料可以反映汉字音的全貌,包括声、韵、调特征以及声韵配合关系等,语音特征的全面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2. 记录特殊音变现象

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例外音变现象,音释材料往往比较真实及时地对此类现象进行反映。如“缸”字,《广韵》“下江切”,《集韵》“胡江切”,均读匣母;而现代读[kɑŋ⁵⁵],与见母读音合流,历代韵书均无记载。但董冲《唐书释音》该字注音作“古双切”(《释音》卷7,《新唐书》卷72上),与今读相应。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对“缸”字今读音进行记载的语料。

3. 反映方言历史语音

音释材料有助于从规律音变和例外音变两个方面对汉语通语语音的历史演变作出更加精密的阐释,同时对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研究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对方言历史语音研究而言,不仅需要对现代汉语方言作充分的研究,更需要通过历史文献的发掘,得到方言历史语音材料的支持与验证。《唐书释音》的释音材料中就有一些非常特别的音注,与韵书的记录不同,却与现代一些特殊的方言读音相应,如:“坟,户吻切”(《释音》卷5,《新唐书》卷54)。被切字“坟”为奉母字,今读唇齿擦音,反切上字“户”为匣母字,今读喉擦音。以喉音匣母字“户”为反切上字注轻唇音奉母字“坟”,反映的是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唇齿擦音与喉擦音相混的特点,这些无疑是研究方言历史语音非常重要的史料。

4. 推进《广韵》和《集韵》的研究

《广韵》和《集韵》是宋代两部权威韵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与学术价值。在编撰过程中,这两部韵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实际语音的影响,尤其是《集韵》,存在许多受当时实际语音声、韵、调变化的影响而新增的“又音”。分析这类“又音”,可以通过韵书比

较并结合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来进行,但仍然需要宋代实际语音材料的验证或者它所提供的语音背景的支持。释音材料是解决以上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唐书释音》的研究现状

对宋代音释的研究,迄今已发表的成果中,专著仅何占涛的《〈新唐书释音〉声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9),该书为贵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音释研究另有数十篇学术论文。

对《唐书释音》的专门研究成果,仅有上文提到的何占涛《〈新唐书释音〉声类研究》及该文作者的另外三篇论文:《〈唐书释音〉的声类系统》(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唐书释音〉声母系统性质》(铜仁学院学报,2007)、《〈新唐书释音〉韵母系统特殊反切研究》(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皆为其书中的部分内容。《〈新唐书释音〉声类研究》研究对象仅为《唐书》注音材料的声类系统,不涉及韵类、调类系统;该书所取材料比较单一,所用版本仅限于涵芬楼影印武英殿本,且未作校勘,可商之处较多。略就“以重唇切轻唇”为例,举数例如下:

1. 以帮切非:份,彼陈切

该注音出现在《唐书释音》第7卷(《新唐书》第72卷中)。“份”作为“彬”的古字,用作人名。《广韵》:府巾切(在上平声卷一末“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中,改为“卜巾切”),释义为“文质备也”。《集韵》:悲巾切,释义同为“文质备也”。所以,“份”作为“彬”字的异体,宋代本读重唇,“份,彼陈切”,是正常音注,而不是以帮切非。与此相似的还有:“玢,悲巾切”(《释音》卷7,《新唐书》卷71下)、“邠,悲巾切”(《释音》卷7,《新唐书》卷73上),都是宋读正常音注,而不是以帮切非。

2. 以並切奉:龛(檐),部本切

该注音出现在《唐书释音》第二十四卷(《新唐书》第二百二十二

卷中)。董氏在此条音注后加以释义:“车篷”。《广韵》:扶晚切,释义为“车輦”;蒲本切,释义为“车弓”。《集韵》:父远切,释义为“车上篷”;部本切,释义为“车篷也”。

“輦”,为多音字,有奉母、並母两读。“部本切”与《集韵》音义皆合。

类似的例子还有,何文将《释音》“房,步光切”也看作以並切奉。这可能是忽略了原文的核查。该条注音出现在《唐书释音》第十一卷(《新唐书》第九十八卷)。该字音出现于“阿房”一词中,董氏在此条音注后明确加以释义,“阿房,秦宫名”。作为“阿房”意义的“房”字,《广韵》步光切,《集韵》蒲光切,没有读奉母的记载。所以,“房,步光切”,是正常音注,而不是以並切奉。

3. 以並切非:莆,薄胡切

该注音出现在《唐书释音》第四卷(《新唐书》第四十一卷),出现于“莆田”一词,地名。《广韵》:方矩切,释义为“萑莆,尧之瑞草”。《集韵》:匪父切,释义为“艸名,说文萑莆也”。

《广韵》《集韵》都没有相对应于“莆田”意义的注音。不过,在《增韵》中“莆”字有“薄胡切”一音,释义为“莆田县”。所以“莆,薄胡切”,是正常音注,而不是以並切非。

4. 以並切敷:衍,步光切

该注音出现在《唐书释音》第十三卷(《新唐书》第一百二十三卷)。出现于“衍洋”中,义为“周游徘徊”。《广韵》:步光切,释义为“彷徨”,即徘徊之义,后引申为心神不定、犹豫不决。《集韵》:蒲光切,释义为“彷徨,徘徊也”。所以“衍,步光切”,是正常音注,而不是以並切敷。

5. 以明切微:鸞,莫卜切

该注音出现在《唐书释音》第三卷(《新唐书》第二十三卷上)。董氏在此条音注后也加以释义“鸟属”。《广韵》:亡遇切,释义为“鸟名”;莫卜切,释义为“鳧属”。《集韵》:莫卜切,释义为“鸟名,说文舒

鳧也”。该字也是一义多音,与上文“翬”相仿,是正常音注,与《集韵》“鷺”字音义均符。

此外,还有“以见切群”“端、透混注”“船邪混注”等部分所举音注,都有可商榷之处,没有做到从音、义两方面正确区分正常注音与特殊音注。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讨论。因此,单就《唐书释音》声母系统的研究来看,也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此外,研究内容涉及《唐书释音》的还有孙建元先生的《宋人音释研究》(南京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宋人音释研究》研究了四种宋代音释文献,《新唐书释音》是其中之一,该文主要采用反切比较法,其研究范围虽然比较全面地涵盖了《新唐书释音》的音释材料所反映的声类、韵类和调类系统,但只是将《新唐书释音》的音释材料作为四种宋代音释材料综合比较研究中的一部分,自会受到整体研究的制约,从而影响到对董冲音释材料所反映的语音现象的全面展示。因此,《新唐书释音》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极大的空间。

随着语音史研究的不断推进,断代语音史研究不断深入,对于董冲音释这样一项比较有分量的历史语音资料,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再作全面研究,以清晰展示蕴含其中的宋代实际语音面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这是我们选取《唐书释音》音释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专题研究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研究方法

鲁国尧先生(2003)在《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新的“二重证据法”。“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汉语音韵学研究中使用的历史文献考证法,乃

是利用记录、反映历代语音现象的文献、典籍(含传世文献、考古发掘而得的地下文献和新发现的地上文献)以求解前此之音。汉语音韵学研究中使用的历史比较法,乃是主要利用现代口语,以推求前此之音。”^①鲁先生倡导的“新二重证据法”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指导性方法,也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指导其他一切方法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新二重证据法”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古典文献学校勘法、穷尽性的语料分析法、反切系联法、反切比较法、算术统计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全面系统地考查《唐书释音》的声韵系统。

一、古典文献学校勘法

语言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可靠的语料。语料的选择鉴别和版本密切相关。研究传世文献的语言现象不仅要以成书年代为标准,还要考虑到后代版本演变的因素,辨析传抄刊刻过程中的讹误与异文。《唐书释音》版本众多,我们综合运用古典文献校勘中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确定文本正伪,爬梳整理有关资料,进行严谨的文献语料整理,确定研究底本,为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语料。如《唐书释音》第十卷(《新唐书》第九十一卷)中有一条音注“棋,居之切”,我们通过本校法,发现《新唐书》第九十一卷中并无“棋”字,是《释音》中的讹误,实为“棋”字。

二、穷尽性的语料分析法

首先利用做卡片的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穷尽统计《唐书释音》中所有的音注情况。采取一字一音一卡片的做法,每张卡片标注序号,列出被注字在《唐书释音》及《唐书》中的卷次、被注字在《唐书释

^① 见《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8。

音》中的反切或直音,董注的音韵地位、被注字在《广韵》《集韵》中的音韵地位,并考虑董氏注音的来源,以及是否有训读现象、标音现象等等。董注音韵地位有与《广韵》《集韵》不符的,标出音变类型,并在卡片制作过程中及时摘录归类。

为了更加准确方便地研究《唐书释音》的音切,在卡片制作完成后,又利用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建立了两个数据库,分别为“一般音切”和“特殊音切”,便于进行筛选、系联和统计等操作。一般音切为声类韵类与被注字在《广韵》和《集韵》中的声类韵类完全相同的音注;反之,与《广韵》《集韵》音类不同的为特殊音切。我们重点在于对特殊音切的分析。

三、反切系联法

清儒陈澧在《切韵考》中首创系联法。“（系联法）是根据‘双声叠韵’的原理,通过反切上下字的系联来考证其声母和韵母……将凡双声之字系联为一组就可以得到一个声类,将凡叠韵之字系联成一组就可以得到一个韵类。”^①我们通过同用、递用、互用的原则对《唐书释音》的音切进行全面系联,考查其声类、韵类系统。但音释著作与韵书不同,音释是随文而注,作者会对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略而不注,因而其中的音注不可能完整而系统地将其音系结构全面反映出来。而且作者作注时的反切用字较为随意,有些反切用字虽为一类,但并不能通过系联法系联成一类,而是分成若干小类。在这些情况下,还必须与反切比较法配合使用,才能系统全面地反映《唐书释音》的音系结构。

四、反切比较法

反切比较法,就是“通过两种反切的对比(往往是把某一反切系

^① 见《汉语音韵研究教程》,刘晓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56。

系统的反切逐个地和《广韵》的反切加以比较),考求该反切系统的音系或找出它在声韵系统上的主要特点”。^①邵荣芬先生(1964)的《〈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首先从先决条件、充分条件、语音差别的远近及语音演变的趋势等方面简要说明了使用反切比较法的问题,陈亚川(1986)的《反切比较法例说》归纳了比较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进一步探讨了其操作方法和步骤。本书采取反切比较法时遵循陈亚川提出的原则及步骤。

我们将《唐书释音》的音切与《广韵》逐条比较时,采取以下步骤与方式开展反切比较工作:

首先,考查被注字字形是否相同,相同则可进行比较;如若不同,但系异体字的,也具备比较的条件;有的被切字两书字形不同,也不一定是异体字,但字义相同,字音相当,也可进行语音的比较。

其次,考查被注字的意义是否相同,被注字在两书中的意义必须相同。如果意义不同,即使字形完全相同也不可进行比较。如《释音》卷1中有音注“𡩇屋(𡩇),下陟栗切”,查询《广韵》和《集韵》,未有收录“𡩇”字,但收有“𡩇”字,《广韵》:“𡩇,𡩇屋县。”《集韵》:“𡩇,《说文》:碍止也。一曰𡩇屋,县名。”由此,我们可知“𡩇”即为“𡩇”,二者为异体字,字义相同,字音相当,可进行比较。

若遇到一字在《广韵》或《集韵》中有多个读音的情况,查看《新唐书》原文,确定该字在原文中的意义,再选择相对应意义的读音进行比较分析。以《广韵》和《集韵》为主要比较对象,若《广韵》中无此字或无对应意义的读音,则参照《集韵》;若《广韵》和《集韵》皆无,则参照其他字书或韵书。

五、算术统计法

“对某一类研究对象,进行绝对数量的统计和相对数量的比例计

① 见《反切比较法例说》,陈亚川,《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